

178333

笑面人

魯 膺 譯

人 面 笑

[法] 雨 果 著

魯 膺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Victor Hugo
L'Homme qui rit.

本书根据 Editions Nelson, Paris 版本译出

笑 面 人

原著者 [法] 雨 果
翻译者 鲁 膺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毫米1/32 印张：22 3/4 插页：16 字数：484,000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78·2112

定价：(九) 2.30元

目次

第一部 海和夜

开头的两章	3
第一章 窝苏斯	4
第二章 儿童贩子	27
第一卷 人心比夜黑	43
第一章 波特兰南端	44
第二章 孤单	50
第三章 孤独	54
第四章 问题	60
第五章 人类发明的树	62
第六章 死亡和夜的搏斗	67
第七章 波特兰北端	73
第二卷 单桅船在海上	79
第一章 超人的法律	80
第二章 再补充一下前面的速写	83
第三章 不安之海上的不安的人	88
第四章 出现了一片怪云	92
第五章 赫瓜农	103

第六章	他們还以为风帮他們的忙呢	106
第七章	惊駭	107
第八章	Nix et Nox	111
第九章	只好受怒海的摆布	114
第十章	风暴是个残忍的野人	115
第十一章	卡斯盖	119
第十二章	跟礁石搏斗	122
第十三章	面对着黑夜	126
第十四章	渥太赫	127
第十五章	Portentosum mare	129
第十六章	謎样的平靜	134
第十七章	最后的办法	137
第十八章	垂死的办法	141
第三卷	黑暗里的孩子	151
第一章	象棋墩	152
第二章	雪的破坏力	157
第三章	多了一个累贅, 痛苦的道路就 更难走了	162
第四章	另外一种荒野	166
第五章	厌世者也撫养孩子了	171
第六章	睡醒了	187

第二部 国王的命令

第一卷	过去永远存在, 这几个人就是人类的 一面鏡子	195
第一章	克朗夏理爵士	196

第二章	大卫·第利一摩埃爵士	208
第三章	郁茜安娜公爵小姐	215
第四章	Magister elegantiarum	226
第五章	女王安妮	234
第六章	巴基尔费特罗	243
第七章	巴基尔费特罗钻通了地道	250
第八章	Inferi	255
第九章	恨和爱同样的厉害	258
第十章	人体如果透明就能看见里面的火焰	266
第十一章	在埋伏中的巴基尔费特罗	274
第十二章	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	279
第二卷	关伯仑和蒂	289
第一章	我們前面看见了这个人的行动,现在 来看看他的面貌吧	290
第二章	蒂	295
第三章	Oculos non habet et videt	298
第四章	一对理想的情人	300
第五章	乌云里露出来的青天	304
第六章	启蒙师和监护人窝苏斯	308
第七章	瞎子教我們怎样看	312
第八章	不但幸福,而且生意兴隆	316
第九章	不懂风趣的人把狂言乱語当做詩	322
第十章	局外人对书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	329
第十一章	关伯仑想的是正义,窝苏斯說的 是现实	335
第十二章	詩人窝苏斯战胜了哲学家窝苏斯	344

第三卷	裂痕开始	349
第一章	泰德客斯脱客店	350
第二章	露天演讲	354
第三章	那个过路的人又来了	359
第四章	敌人在仇恨中結成了盟友	366
第五章	铁棒官	371
第六章	猫审老鼠	375
第七章	为什么一枚金币要紆尊降貴地 結交銅元?	386
第八章	中毒现象	393
第九章	Abyssus abyssum vocat	398
第四卷	上刑罰的地窖	409
第一章	圣关伯仑的誘惑	410
第二章	从欢乐到沉痛	418
第三章	Lex, rex, fex	426
第四章	窝苏斯偵察警察局	429
第五章	討厭的地方	435
第六章	从前的几个带假发的官僚	437
第七章	战栗	441
第八章	叹息	443
第五卷	海和命运随着同样的微风波动	461
第一章	易碎物的韌性	462
第二章	漂流物没有迷路	473
第三章	“无论什么人突然从西伯利亚到塞內加 尔都会失去知觉。”——洪保德	486
第四章	神魂顛倒	489

第五章	自以为是記得,其实是忘了	495
第六卷	窩苏斯的各种表现	505
第一章	灰世者的話	506
第二章	他的行动	509
第三章	糾紛	524
第四章	<i>Moenibus surdis campana muta</i>	528
第五章	国家的利益注意大事,也注意小事	534
第七卷	泰坦女神	545
第一章	觉醒	546
第二章	宮殿好象树林	549
第三章	夏娃	553
第四章	撒旦	562
第五章	又相識,又不相識	576
第八卷	議會和它周围的事物	581
第一章	庄严的仪式的分析	582
第二章	公道	597
第三章	从前的西敏寺大厅	605
第四章	从前的上議院	611
第五章	爵士們的高論	617
第六章	貴与賤	626
第七章	人类的风暴比海洋的风暴更可怕	631
第八章	如果不是个好儿子,至少是个好哥哥	650
第九卷	沒落	657
第一章	从极度的富貴到极度的貧賤	658
第二章	余烬	662

結局	海和夜	681
第一章	看家狗可以做守护神	682
第二章	巴基尔费特罗瞄准了鷹,打中了 鸽子	
第三章	又找到了人間天堂	
第四章	不,在天上!	
譯后記		709

第 一 部

海 和 夜

开头的两章

第一章

窝 苏 斯

I

窝苏斯和奥謨是很亲密的朋友。窝苏斯是人，而奥謨是狼。他们俩称得上是情投意合的朋友。人给狼取了个名字，也许人的名字也是自己取的；既然他觉得“窝苏斯”①对自己挺合式，所以也觉得“奥謨”②对这个畜性很合式了。由于人们喜欢听无聊的废话，喜欢买狗皮膏药，人和狼便在市集上，庙会上，行人集中的街角上合伙做起生意来了。这条狼很驯良，是个恭顺的部下，观众很喜欢它。看见一头驯服的野兽是一件有趣的事。看见各式各样豢养的东西在我们面前走过，是我们顶大的快乐。怪不得御林军开过的时候，有那么多看热闹的人。

窝苏斯和奥謨从这个路口到那个路口，从阿伯腊斯特威思广场到杰德伯勒广场，从这一州到那一州，从这一郡到那一郡，从这座城到那座城，到处流浪。一个市集上没有生意了，他们便到另外一个市集去。窝苏斯住在一辆小篷车里，奥謨受过相当的训练，白天拉车，夜晚看车。遇到坏路，上坡路，车辙沟太多或者泥潭太深的地方，这人便套上车套，亲密的和狼并肩拉车子。他们就这样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一遇到一片空地，树林中的

空地、叉路口、村口、寨門口、菜市、公共散步场、公园旁边或者教堂門口的广场，他們便随随便便住下。車子一停在市集的场子上，有些女人就张着嘴巴跑过来，看熱鬧的人围了一个圈子，窩苏斯于是开始大声演說，奧謨就在旁边捧场。狼嘴里衔着一只盆子，很有禮貌的向观众收錢。他們的日子就是这样混过来的。狼有學問，人也有學問。狼会玩各种各样的把戏，增加了不少的收入。它这套本事如果不是这个人訓練出来的，就是它自己学会的。它的朋友常常对它說：“你千万不要墮落成人。”

狼从来不咬人，人却偶尔要咬一下。至少窩苏斯有咬人的企图。窩苏斯是个厌世者，他就是为了发泄他对人生的仇恨，才吃变把戏这行飯的。当然也是为了糊口，因为肚子可不許你討价还价。此外，这个厌世的玩把戏的人，也許是表示自己并不簡單，也許是表示自己多才多艺，还操着医生的行业。做医生也不算什么，他还会口技呢。他的嘴唇一动也不动，可是你可以听见他在說話。任何人的声調和发音經他一模仿，准能把你蒙混住。他模仿的声音是那么象，你簡直相信是被模仿的人在講話。他一个人能发出一群人的声音。“口技专家”这个头衔，他实在可以受之无愧。其实他早就用这个头衔称呼自己了。他能学各种鳥叫：象画眉、鷓鴣、云雀（也叫吱吱鳥）、白胸脯的燕八哥，以及象他一样过流浪生活的各种候鳥。所以有时候他如果高兴，就能让你听见广场上嘈杂的人声，或者草地上牲口的叫声：一会儿千头万緒，好象狂风暴雨，一会儿清新宁靜，好象东方的黎明。这种杂技虽然很稀罕，可是确实存在。上世紀有个叫掏才尔的人，

① 拉丁文 *ursus* (窩苏斯)，意思是熊。

② 拉丁文 *homo* (奧謨)，意思是人。

能模仿人兽杂处的鬧声和各种野兽的叫声，后来在布封①門下做食客，专管獅吼狼叫的职司。窩苏斯很机灵，花样百出，性情古怪，能順口謊一套怪誕不經的謊話，簡直跟一篇神話似的。看样子他似乎相信这些东西，这种厚脸皮的做法也正是他狡猾的手法之一，他替人看手相，随便翻翻书本，便断言这人結局如何如何；給人家算命，告訴人家說，遇到黑牝馬不吉利；又說出門旅行，如果听见有不知道你上哪儿去的人喊你，那就更加凶多吉少。他說自己是“販賣迷信的商人”。他常說：“我得承认我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有所不同。”有一天大主教正在生气，就把他叫了去；可是窩苏斯巧妙地把自己編的聖誕节的讲道詞背了一遍，大主教听了很高兴，暗暗把它記在心里，在讲坛上当作自己的讲詞当众讲了一遍。于是大主教便饒了窩苏斯。

作为一个医生，窩苏斯好歹也治好过几个病人。他使用香料；熟悉各种药草，知道利用人家不注意的許多植物的潜在力量，象果核啦，白杨啦，接骨木啦，莢蒾啦，柞櫟啦，忍冬啦，鼠李啦，等等。他用毛毡苔治肺癆；至于蓖麻，他从底下采泻药，从梢上采催吐剂。他用一种叫做“犹太人的耳朵”的木瘤治喉痛。他知道哪种灯心草治牛瘟，哪种薄荷治馬瘟。他熟悉曼陀罗华的性能和各种妙处，誰都知道这种草有阴阳两性。他有很多单方，他用火蛇②毛治燙伤，据普林尼③說，尼龙④的餐巾就是火蛇毛織的。窩苏斯有一只曲頸蒸溜器和一只长頸瓶，这是用来改变物质性能的器皿。他卖万应膏，有人說他以前在培德郎的監獄

① 布封(1707—1788)，法国自然学家，作家。

② 傳說中的妖怪。

③ 普林尼(23—79)，羅馬自然学家。

④ 羅馬暴君。

里待过一个短时期，因为人家說他是个疯子，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一个詩人，便把他放了。这一段故事也許不确实，因为我們都吃过这种流言蜚語的亏。

事实上，窩苏斯是个半瓶醋，挺有风趣，同时还是一位老拉丁詩人，他跟依波克拉特^①和潘达尔^②是同行，在医学和抒情詩方面确实有点根底。在詞藻堆砌方面， he 可以和拉屏^③与維达^④匹敌。他写悲剧也不见得比鮑欧^⑤神父差多少。由于他对古代庄严的詩歌格律很熟悉，所以开口就是詞章典故。一位母亲領着两个女儿走路，他說这是 dactyle^⑥ 詩体；一位父亲跟着两个儿子走路，他說这是 anapeste^⑦ 詩体；一个小孩夹在祖父母中間走路，他說这是 amphimacre^⑧ 詩体。有了这么多的學問，結果却落得成天挨餓。薩勒諾^⑨派常說，“要少吃，要常吃”。窩苏斯吃得很少，但是不常吃，所以他对这个箴言是遵守了这一半，忘記了那一半；不过这是群众的錯儿，因为他們既不到他那儿去，也不买他的东西。窩苏斯常說：“說一句話就会輕松一些。狼叫一声，羊长了羊毛，树林有了雀子，女人有了爱情，哲学家說了一句警世醒言，都会輕松一些。”到了紧急的当口，窩苏斯就編

-
- ① 依波克拉特(約紀元前 460—375)，希臘名醫。
 - ② 潘达尔(紀元前 521—441)，希臘抒情詩人。
 - ③ 拉屏(1621—1687)，耶穌會士、詩人。
 - ④ 維达(1480—1556)，意大利主教、詩人。
 - ⑤ 鮑欧(1628—1702)，耶穌會士。
 - ⑥ 一长两短的詩体。
 - ⑦ 两短一长的詩体。
 - ⑧ 一长一短一长的詩体。
 - ⑨ 意大利那坡利东南的一个小城。为古代医学中心。

一出喜劇，自導自演，幫助推銷藥品。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篇歌頌英勇的休·彌得爾登爵士的牧歌，這位爵士在一六〇八年把一條河引到倫敦。這條河本來在赫得福州，離倫敦六十英里。休·彌得爾登爵士佔有了這條河，率領六百人帶着鉄鍬和丁字鎬，開始挖掘，這兒掘土，那兒築堤，堤有時候有二十多尺高，挖的溝有時候有三十多尺深。空中架起了木制的導水管；各處造了八百座石頭、磚頭和木頭橋。有一天早上河就流入了缺乏水道的倫敦。窩蘇斯運用這個平淡的故事編成了泰晤士河和塞旁厅河一篇美麗的牧歌，泰晤士河請這條河到自己家裏來，並且把自己的床讓給它說：“我老了，侍候不了這些娘兒們，不過我有的是錢，可以供她們揮霍。”這出喜劇安排得又巧妙，又微妙，說明休·彌得爾登怎樣用自己的錢來完成這項工程。

窩蘇斯喜歡獨語。天生的喜歡離群索居，而又能說會道，一方面不願與人交接，另一方面又巴不得找個人談談天，結果就只好對自己瞎聊了。凡是過慣孤獨生活的人都懂得獨語是很自然的事情。心裏的話非發泄一下不可。對着空間大聲講話，便是一個發泄的辦法。一個人獨個兒高聲講話，就是和心裏的神道交談。大家都知道蘇格拉底^①就有這個習慣，他常常對自己高談闊論。路德^②也是這樣。窩蘇斯學了這些偉人的樣。他有两重身份，也就是說，他自己做自己的聽眾。他自問自答，自褒自貶。你在街上就能聽見他在車子里自言自語。路人对聰明人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說：“這是個傻子”。正象我們上面說過的那樣，他有時候罵自己；有時候又替自己伸冤。有一天人家聽見他在

① 蘇格拉底(紀元前470—399)，古希臘大哲學家。

② 路德(1483—1546)，德國神學家，宗教改革的領頭人。